

寶奎堂集

寶奎堂集卷八

上海陸錫熊耳山撰

跋

李柳溪自紀跋

前梧州守柳溪李先生爲錫熊從姑之夫自錫熊總角時見先生往來我家朱顏玉頰意氣踔厲甚壯也旣先生入爲刑部郎尋縮郡印以去蓋又十餘年而後歸我祖父石埭府君實主先生家塾錫熊朝夕省視得侍先生議論見先生敦尚氣誼識度宏遠非流輩所及有材

而不竟其用爲可惜也其後錫熊官京師者二十餘年先生諸子旣長皆能世其家各及其年之盛游宦四方思以功名奮起于時而次君硯畚守寶慶政最大府奏移之岳州迎先生夫婦以養先生欣然乘扁舟泝大江涉雲夢休乎使宅風日嘉暢則升岳陽樓以望洞庭挹其烟波杳渺風帆雲樹之奇以陶寫襟臆洵夫先生之能任乎天而得其樂者矣今夏先生年七十追念平昔慨然爲文一篇以自紀述視世之所爲年譜者而體加約焉遺書錫熊命以一言識其末簡錫熊發而讀之詞

質事核言無粉飾始之蘄用於世與其既老而所以爲樂者咸可以攷見大略人所繁稱博撫以壽先生又何如先生自言者之親切而不失其實歟每念比歲以來里中耆舊凋落獨先生與我先大夫同志相得鄉人亦敬禮無異辭今錫熊不幸及于大故歸守敝廬幸得見先人執友以慰其典型之思而先生顧遠在數千里外不獲撰板左右問楚中來者知先生髮漆齒完貌加豐而治事精決瘡于少壯則心輒以喜釋斯文益以信先生之當康寧而長壽考也

周禮讀本跋 石埭少作

治天下者以仁仁亦以仁不仁惟明乎天下之故與夫  
二帝三皇之所以修齊治平之業者爲能仁以仁仁以  
不仁以盡去其所爲拘拘于子煦煦與與之術而仁之  
道以全而治之經始立今使治天下者而窮奇不必誅  
渾敦不必放銷司兵之刃而賊亂竝存焚臯陶之書而  
庶頑在宥此其仁心宜比伊尹之若撻文王之如傷更  
有加矣而天下必大亂而不能治且夫最仁愛斯民者  
宜莫如天矣今使無春無夏無秋無冬皆能旭日以暄

之和風以嘘之天氣無上升地氣無下降萬物宜皆熙熙自得也而恆陽恆燠之歲民必疾疫天道大缺仁者體也所以仁是仁者用也仁藏于心有以仁是仁而仁始布于天下仁出于意有以仁是仁而仁始顯于實惠授天下以規曰以是爲圓授天下以矩曰以是爲方授天下以準繩曰以是爲曲直授天下以尺度曰以是爲長短則人必忻然愛之今使毀規矩裂準繩裁尺度而告天下曰我將授女以方圓曲直長短之法則天下無不爽然若失悚然相顧也何也以其第知仁之爲仁而

不知所以仁是仁也故使伯夷保揖周公弁服則雖有制禮之人而禮不興使后夔擊土師曠口吹則雖有作樂之人而樂不興使官司不置天下無統則雖有行仁之心而仁不行仁是仁者何禮法之謂也冢宰統官職司徒掌土地宗伯治神人司馬司征伐司寇詰姦慝司空時地利法也非仁也而仁之周乎家國民人之內者已臻然而無間固結而不可解也人謂周官者周公立法之書吾謂周官者周公行仁之書也程子曰必有關係嚙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然無周官之法度

卽關雎麟趾之意亦曷以被於人乎乃二王行之相繼  
大壞借此書以行其不仁惜哉

記

佛龕記爲江晚香作

皇帝三十有六年秋

車駕幸避暑山莊先是命作普陀宗乘廟于獅子溝之  
陽爲

皇太后祝

釐會其時落成伉垣繚閣延燭霄景像設咸具嚴祕有



加而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以其衆來歸方朝於

行在所蒙古王公會歲事者咸在列

皇帝廼丕建法會

詔哲卜尊丹巴國師來莅其事廣演唄文香華霏還綵  
幢法樂雲合潮湧自屬國之長新附之衆以逮婦女耄  
稚駢翕頂仰合掌膜讚望塵爭先唯恐弗及時武選郎  
中畹香江君以其職扈行入廟瞻禮思欲迓承

國禱以介其尊大人壽乃請于國師得綠衣救度佛母  
一軀拜受以歸將製龕供養而乞錫熊爲之記錫熊竊

惟梵夾所載觀自在菩薩現壽者相女人身而爲說法  
普度衆生不可思議今適逢

國家哀禱蒼慶之際

聖天子懋昭孝治方將闡慈王法力覃被寰區以共躋  
之于仁壽之寓而江君尊人可亭先生實以其年舉六  
十觴江君因得從容于

屬車豹尾間快覩盛事親從國師受佛記以頌禱其親  
不可謂非遭逢之極幸宜其信受祇禮不能自己而思  
有以侈示于後也錫熊旣次其事如右復系之以偈俾

刻諸龕陰

我聞布達喇莊巖功德海利益遍天人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佛各各種福田法師大慈悲付此清淨身云何名救度中有福因在一軀千萬軀廣大具神力譬如琉璃燈盞盞共一光了然識真源福從心生故八面沉香龕合十歸命禮上祝

無量壽下以衍家慶仗此神咒力是福不唐捐江君聞言已踴躍作禮退

啟

三元喜讌徵詩啟

楓宸賜第適逢觀化之

昌期蕊榜騰輝迴軼奏名之常式看聯行于聞喜俠道  
摩肩喚引謝于延英

臨軒動色洵屬大科之盛蔚爲多士之光蓋自唐重貴  
人吏部必經再放粵至宋行廷對狀元合試三場惟鯤  
鵬變化之各有其時致鳧鶴短長之難齊其等考功覆  
按方十哲而品第何憑講武頒題判諸科而低昂別定  
雖張又新著三頭之號兼數宏辭況歐陽修升一甲之

名位由陳請故連穿楊葉勳華彰豐夫三元而俾我皇  
花遭遇每稀于千載在大夫褒然舉首原知聲價之空  
羣維一人取焉拔尤必出

簡掄之特鑒屬光華之旦復正學校之風行駢五緯之  
珠芒

壽寓同游化日翻三霄之鳳彩祥占宜告

卿雲果看卓犖之鴻才來應科名之上瑞湘舲修撰家  
傳竹素行比瓊瑤璧水升堂識山川之最秀雲和鼓瑟  
兆名姓之先知領桂籍于東堂一枝先折冠蘭文于南

省萬口爭傳遂膺

特達之殊恩獨占久虛之異數染禮樂三千之字策對  
彤墀聽句臚第一之聲名宣

紫陞

拔自甲乙丙丁之次

助照天行垂爲搢紳褒博之榮懽音雷動唱同元憲怡  
蒼龍躔日之時武接淳安復赤奮紀年之侯

本朝鰲首五十輩青雲之發轍誰同吳郡璇魁八九人  
黃甲之逢辰競羨迺有金閭之先達共邀珠履之嘉賓

宴啟鈞璈迎曲江之歸騎座聯簪紱約蓬島之羣仙唱  
側絲鞭宮花欲壓堂開畫幃彩筆先飛聆高唱於韓蘇  
不數題詩雁塔遲繼聲於臺閣定當傳唱鸞坡好續定  
保摭言之篇漫比弇洲盛典之述錫熊欣陪嘉讌獲預  
榮觀誇獨步于儒林敢說裴家門館勗致身於

奎藻尙期王相功名爰申樂語于瓊筵用佇賡吟于牙  
管肆宜風而宜雅待流傳齊譜宮商不以頌而以規顧  
平素寧求溫飽

書

擬劉勰以文心雕龍取定沈約書 石埭少作

月日勰再拜謹奉尚書沈公閣下勰僻處東莞才識譾陋猥以少孤未能績學然性嗜古饑渴同之每思古人聯諸曠世况今天下有愛才者乎閣下孟荀學術董賈文章屬皇梁之景運追袁謝以竝驅勰之聞名而思進見者久矣爾時閣下官不過祕書位不過五品以爲伺候門牆易易耳歲時奄忽又及甘載閣下位益尊望益隆勰伏而思之當代名公鉅卿豈無一二好文詞樂引掖後進者然而勢位殊絕一介之士不輕進叩而受教



之門從此閉矣所以博見洽聞之士老死于蓬門白屋  
中者卒比比也豈不痛哉此颺區區自憐之心不能不  
向閭人而請謁者也曩者颺少時夢執禮樂器從孔子  
南行颺竊以爲孔子千萬世文章之宗也閣下今天下  
文章之宗也颺以樸魯無華至愚至陋之士而於古得  
一聖於今得一賢以奉爲依歸其亦可以無恨矣謹以  
素所撰文心雕龍五十卷攀轅呈覽伏惟閣下於聽政  
之暇指而告之幸甚幸甚颺再拜

贊

六世從祖小山先生遺像贊

懿文裕之昌學兮先生挺而受之嗟邃文韞質之曾不一試兮終蓄志以自隨蒹葭之堂廢而爲蔓礫兮尙文芒之陸離披丹素之黜黜兮神消搖其在茲緬先民之守樸而履度兮儼和光於鬚眉豈江東之故園兮水石媚于中碣雜華姬媿而圻露兮細草丰叢而緣陂默據梧而偃息兮心耿耿其有所思洵翩翩佳公子兮捐玉佩而弗怡獨勵志于典墳兮抗千秋以爲期夫何後生之怠業兮若農舍耒而荒嬉懼先訓之顛墜兮几折足

而莫支瞻遺像而肅拜兮願先生之是師

擬箴

擬屏箴

并序  
石埭少作

傳稱裴子野爲諸暨令作箴於屏以自警其文  
不傳補之云爾

茫茫斯民作以司牧令秩雖微實擬侯國令有仁德民  
受百祿令有長才民綏遐福民命關焉敢勿忠告慎汝  
輕動戒汝欲速欲速下疲輕動圖覆靜則謀生緩斯可  
續謀僉于同念謹于獨德寧有餘察寧不足吏賴汝束

民藉汝育毋輕賞罰無任鞭朴給發毋遲催科毋促毋  
矜盜賊毋留訟獄賢者宜旌不肖宜督政以優優澤始  
深霖追繼古昔未易更僕或尙勤劬戴星與宿或貴清  
靜伊晤松竹或求無愧焚香暗祝或多悲慈判囚夜哭  
晉城之程單父之宓我儀其儔古歟今孰敬書于屏朝  
夕自勗

頌

宮保大學士嘉勇福公平臺述績頌

并序

蓋聞珠鈴朗耀泰階尊六緯之符玉帳宣威華蓋列九

旂之部雙懸斗印兼將相以提衡直指鏖旗肅風雲而  
振伐惟有常德以立事式垂鍾鼎之聲故秉一心以成  
功克著股肱之美恭惟宮保大學士嘉勇公福公氣稟  
星辰祥鍾川嶽高楣列戟承家開苴社之封太室書常  
紀績煥緹油之色聯輝光于戚里甲第連雲崇夾輔於  
王家貂蟬奕葉庭羅金石升馨之丹簋常陳戶溢冠纓  
界道之沙堤特築冠麒麟而

錫贊彩徹三霄頌紉縵以賡歌班崇四岳調六幕元機  
之運拱

太乙以旋樞覃八瀛嘉澤之敷贊中垣而立極秉信圭  
之纜就冠公台而庸建上公開黃閣之威儀仰相門而  
重欣出相粵自入承庭誥出奉

乘輿統三衛于蘭錡名高宿仗掌六官于槐序職重持  
鈞雪嶺危礪蜀徽著犁庭之績河源飛鳥隴山傳破陳  
之歌挽洱海以流膏惠澤遍碧鷄金馬勒蓮峯以表德  
威稜踰火磧金沙地迴文昌朝北之星文獨朗疆聯井  
絡征西之幕府頻開德化流行召公之分陝右威名坐  
鎮蕭相之在關中乃者閩海重瀛臺灣絕島門連鹿耳

山號鷄籠會風舶以朝宗籓籬永固闢燒畬而井稅耕  
鑿常恬屬失馭于疆臣乃潛滋夫奸宄漚麻相競蟻乍  
闕于穴中漏網俄寬豚遂逸于圈外嘯鼠狐而成社青  
犢連羣扇風雨以興妖潢池盜弄師期屢頓竟齊斧之  
猶稽

天討宐加方壺漿之競迓我

皇上軫一隅之待澤望答雲霓準九伐以行誅威馳雷  
電牙璋

命帥維

重德之允諧玉節趨

朝復

廟謨之親稟於是先庚頒令登壇而枹鼓生風捲甲長  
驅馮社而旌旗改色層演展鏡蛟龍擁楫而爭先絕箒  
霾雲禽鳥驚絃而自落破重圍之三匝族覆鳴梟搗狡  
窟之千重技窮虜寇會勁兵以合陣

王師真天上而來踰絕險以張陸逆豎但井中而坐旣  
瀦宮而澆室繫頸難逃遂獻馘而數俘檻車畢致計八  
九旬風驅秋籜全消伏莽之氛看南北路喜叶金鑣同



快洗兵之雨此皆由我公欽承

宸略密運戎韜宣

德意于軍中感激而情同挾纊揚先聲于闕外指麾而  
勢若摧枯刃不頓于鋒芒真比建瓴之捷策如同乎簞  
卜無煩折箠之勞從此買犢賣刀樂爾田而爾宅還看  
衢歌巷舞慶我粥而我饘惟茲衽席師行葢績未踰于  
晷刻要本鈐符

天授燭幾不爽于毫釐是以驛奏遙騰

綸言誕布常旂異數冠五等而疏封繡衮生輝超百僚

而

錫服沛醲膏于

賜篚駢羅

內府之珍永頌德于庚桑

特貢生祠之築蓋金樞玉律機宜悉契夫

宸衷故橫海樓船揚厲無前之偉績權騰環渤喜溢蒸  
黎錫熊史館舊僚家門故吏紀鴻猷于執簡莫罄瑜揚  
闕古語于乘輅倍深踴躍效吉甫清風之誦述盛事而  
非誣刻孟陽劒閣之銘鎮炎荒而永靖乃作頌曰

承天八柱戴斗一星天球河圖維嶽儲精世家篤慶鼎  
繚駢盟頒器書常

國之大經勲存

帝室絢采丹青鍾是邦瑞揚於

王庭

章一

蓼蕭之澤以受繁祉揜于前庠西平有子鸞旂瑀戈世  
載厥美內又外拊惟

天子使克當

帝心方圓張弛儀型百辟召公是似

章二

入領三衛羽林期門出總六曹喉舌是存

帝嘉乃勤授以戎軒蜀棧千盤雪嶺雲根桓桓我公氣  
奪崑崙遂哲妖巢玉壘無塵

二章

往帥于南金符玉節謹迎載塗耄孺扶挈奉揚

仁風肌淪髓淡羣吏奔走束身圭臬劔南西川更秉旄  
鉞

皇心載愉莫寧半壁

四章

河西隴右地控瓜沙孰留花門生此蘖芽公推其撞廣  
設罟罟非種畢鋤萬里桑麻遂奄秦疆大纛高牙奉

國威靈戶闔幽遐

五章

臺灣黑子洲嶼破碎蜃島蒼茫鯨波渾沸

恩覃生聚阜通饒利土沃則淫謠俗悍鷲有司循習以

不治治終致養癰弛厥銜轡

六章

萑蒲嘯聚敢肆奸謀睚眦跳踉螳臂當軻自外

生成厥醜咸劉我役遷延暨春徂秋

帝眷南顧民勞汔休爰

詔重臣往寧遐陬

七章

公觀

山莊面受

謨略受

命遊行招搖朱雀虎賁仡仡修矛偕作肅將

天威靈驅雷薄天風海濤百神受約鑿吹中流陽侯奉

若

八章

大黃白羽公莅于師歎薄風雲央央繡旗士氣百倍慕  
不及炊公拊而循不介以馳膏砧伏質繫組纍纍直搗

妖窟曾不須時

九章

偷息焉逃羅山網藪罪人斯得若杵投曰俘獻

京師輓車械杻移師南路渠魁折首全臺底平復其農  
敵詠歌

太平同臻豐阜

十章

飛章上

聞

帝曰汝庸九命作伯建於上公乃

錫徽章升降袞龍紫纒黃紳

恩禮加隆爰

命起祠峻宇穹崇益州畫像永懾英風

十章

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我公有嚴有翼乃敷仁澤乃  
布條職時惟我公有功有德翰軒採風太史是式敢作  
歌詩以播樂石

十二章

擬制

戲擬封橫行介士郭索爲醉鄉侯制

門下稟金行而毓秀聿懷介胄之臣蘊玉質以含精不  
改江湖之樂念有匡于王國肆大啟于侯封爰告治朝  
用盼天祿具官郭索清白持躬中黃通理當應時而挺  
出森然芒刺之生迨率族以偕來允矣繫維之願朕嘉



其勁節忠殆絕于它腸委以戎機視常同于左手初何  
嫌于躁進果有志于橫行嗟稻種之不遺僅餘骨鯁幸  
酒泉之可到追惜身膏是用錫以黃封邑諸陶里雖舖  
糟啜漓之未肯尙煩一中聖賢知赴湯蹈火之不辭敢  
靳三加釁沐是爲上品庸表席珍嗚呼資調劑于鹽梅  
爾惟麩蕪藉折衝于樽俎汝作干城無忘飲至之舊勳  
永佐合歡之盛會可開府儀同三司酒泉都尉以彭澤  
之秫田三百戶封爲醉鄉侯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寶奎堂集卷八

孫男成沅謹重刊

寶奎堂集卷九

上海陸錫熊耳山撰

壽序

錢嶼沙師七十壽序

吾師嶼沙錢先生莅福建行省之八年

天子念久勞於外有

詔以列卿召還先生上疏謝且言將過家省視狀

上覽奏知太夫人春秋高

特旨許留家侍養先生行至蘇州聞

命而復中外相傳皆仰頌

聖天子體恤臣私無微不至而先生自受寄閩海勤于其官所不敢以情入告者一旦蒙

上厚恩獲遂所欲請捧

制感激至于流涕蓋是太夫人壽九十有二而先生亦年登七十矣于是諸弟子之守官京師及吏于畿甸者方幸先生朝

闕廷相與摠謁邸舍奉觴鞠脛爲壽旣不果則又將作爲報言郵寄里第以當南山臺萊之頌而共謀所以爲

詞或有進而告曰先生之受

詔歸養也愉愉然爲斑斕孺子之服以朝夕娛侍太夫人蓋合古者恆言不稱老之義而顧欲以延齡介景之說效世俗稱慶者所爲宜非先生意也諸弟子曰此正某等所以壽先生者也夫天下之大倫曰忠曰孝而天下之大福曰壽人亦孰不欲竭忠盡孝以自致于壽而觀古今所際會其不克備焉者多矣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蓋言申伯能蕃宣四國以佐天子因推本于篤生有自而不聞頌及其母

也魯頌言令妻壽母則頌及僖公之母矣僖公年齒不見春秋傳然以時考之僖爲閔兄初立時當十餘歲在位三十三年計不過四五十耳亦未聞躋喬齡登大耋以左右成風之側也若夫南陔白華美孝子能潔白以養其時風俗醇厚庭闈和順之樂藹乎可覩焉然四牡杖杜之篇勞懷征夫又往往于將母不遑反覆致意則雖三代盛時而所以慰臣子奉養之情者猶未能若斯之曲盡也惟先生起家進士以文章名翰苑以謙直著臺垣受

今天子特達之知褒擢顯用自觀察常潤秉臬三吳以  
逮旬宣閩疆所至吏肅民安年穀豐稔

上以浙閩道近便養故久任先生先生績益以熙而拊  
循煦嫗惟恐弗及裒益以晉而精決如少壯時今適當  
懸車之年益得荷非常

麻命俾從容湖山魚鳥之間奉板輿而承歡笑凡古人  
所願望不可必者先生以一身兼之有餘其于俯仰進  
退之間豈不誠快然無所缺哉昔宋張齊賢母晉國夫  
人年八十餘太宗親召見存問上殿賜坐史以爲榮先

生盛德不亞齊賢而太夫人及先生之年實過齊賢母  
子明歲

天子南巡先生扶持迎

鑿謁謝

行殿當必更有

便蕃優渥之錫其爲太夫人光寵者視齊賢又何如也  
某等榮先生之遇敢考論古今不易得之數因以推明  
先生所以竭忠盡孝自致于福者用申區區頌禱之誠  
而不復汎舉延齡介景以爲壽其庶幾先生所心許乎

既以其說語客爰退而書之于幃以請益于先生先生  
其幸爲醕一觴焉

王母吳太夫人八十壽序

蓋聞鸞雲啟素天書垂益壽之符鳳萼霏黃神簡錫長  
生之字占元鈴于寶婺瑞燭丹垣綿愛景于貞蕙名刊  
紫籙壺仙浥露銀鴛垂五采之絲蓬姥繖霞翠蟻泛十  
重之醞依虎坊而列戟門溢雕輪闕燕寢以開筵座盈  
金絨屬綴行于珠履敬宣德于彤臺恭惟太夫人建策  
承徽晉陵表系席關中之華胄美儷姬姜誕河上之名



區訓傳鍾郝百年門閥知撞鍾伐鼓之音三輔圖經有  
曳組影纓之緒蘭庭落絮超羯末而嫺詩椒管承葩軼  
左班而善頌候鳴雞以奉櫛堂幃諧吉玉之儀裁舞虵  
以交花織維稱神針之號旋乃紅絲初迓丹靺徐周囓  
鴈晨飛別館築烏衣之里穠桃春滿天孫攜碧玉之機  
時則贈公譽滿文園才高藝圃拙甲科之祕策窮經而  
不輟丹鉛照丙夜之寒篝佐讀而時聞刀尺御同心之  
琴瑟每問明星潔洗手之羹湯寧辭漑釜嗣而贈公投  
牒三銓牽絲雨浙從郝隆于西部乍參蠻府之軍陪庾

亮于南樓偶錄曹司之事十年樓枳借屈宋于衙官一  
縣栽花載糞黃于別乘太夫人乃親咨行李遠涉風濤  
出四扇之雄關度中條之巨壑瑤環瑜珥偕隨入越之  
船暮韭晨蠶同聽應官之鼓事登壇之名宿粥饘則無  
懈春秋留抱篋之生徒絃誦則自成鄒魯燈前挑背琅  
琅翻水之聲月下教拈的的梨花之句而且書程衡石  
深儆戒于官廉禮備暇修洽離和于寮誼褻膺自浣鴈  
鳩均羣勝之恩箠柄無施犬馬結重儻之感此則飛華  
騰茂共仰賢操布惠宣慈咸資內政者也旣而龍移韜

劍鶴別組絲桐鄉起朱邑之祠人傳遺愛瀧岡待崇公  
之表室有佳兒太夫人鬢髻含辛荻灰示訓僅奚五尺  
不傳楯內之言女誠六章自著閨中之範職兼嚴父九  
熊而常課絕韋益藉嘉賓給馬而頻勞剝薦洵禮宗之  
無忝自厚福之宜膺于是我少宰公鶴上九皋駒行千  
里噪聖童于鄉校崢嶸對日之談隨計吏于天閭浩蕩  
搏風之路及夫

彤墀奏策玉陛宣臚現五色之祥雲領霓裳而作賦標  
一枝之仙桂冠蓬闥以簽名

天子臨軒擢莒公於上第南宮押榜紹岐國於中台觀  
望實之胥誥信聲名之增重門閭喜氣牀前欲拜龍轡  
里巷歡聲戶外爭持羊酒而太夫人劬心自慰謙德彌  
彰響瑱無華不羨市釵之直纏紉自織何殊脫粟之風  
魚菽明虔四序協薦薌之禮斗升沾潤五宗資舉火之  
辰闔則由是以宣昭邦人因之而矜式泊乎少宰游歷  
清華備隆

眷注摛毫

采殿秘書盡付淵雲給札鑾坡中禁還留頗牧佩麟符

而出使珊瑚瀛之鐵榦都收擁絳帳以巡行箕嶼之瑤筠  
悉拔掌平反於雲署岌冠而共凜飛霜典寅直於容臺  
曳履而常依太乙領七卿以啟事天官

特簡公才縮兩印以批宣南省仍資坐鎮况復蹊成桃  
李羣趨玉筍之班躡次壁奎再主大羅之宴門生載酒  
侑嘉膳之兼珍弟子傳衣掖安籃之行樂太夫人則春  
咳頤志佳日含飴官燭迎車屢到碧藤之邸江花繞榻  
頻移淥水之舟侍八座之起居騶籠坊曲撫諸孫之岐  
嶷蠟戲庭隅然且

賜綺承懽一飯不忘

帝澤朝衣問寢三言倍勗官箴有諸侯壽母之儀惟南國夫人之敬此則丹青絢譽宜垂劉略之編松柏延曦克副箕疇之頌者矣今者歲逢豐楙律在該臧當八袞之增齡正千祥之集慶幸列通家於蘭晚獲陪盛事於芝觴爰晉蕪詞用申祝嘏喜今日鳳毛丹穴定卜連牀插笏之風待他年龍首黃扉更看上殿肩輿之禮

孫封翁李太夫人雙壽序

丹萸叶序珍符開晉表之祥翠籙承辰瑤筴紀延齡之

慶其有人倫寶範徵玉孕於璜溪世澤繁禧肇珠聯於  
星渚定獲延洪之算杖履烟霞式占保定之庥簪纓雨  
露筵尊斯應金石宜刊如我封翁孫先生松栢含姿山  
河毓秀名高海岱強齊九合之都氣壓曹劉季漢三分  
之胄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蕭斯之渥自葉至根先生質  
懋霏清器承緯化髫年辨馬人驚炙轂之談綺歲雕龍  
士重凌雲之譽張華之于門萬戶博物臚編班固之諸  
子百家藝文勒典五車益部極鉤深致遠之功三篋河  
東有殫見洽聞之號時則弦繁錦繡執耳騷壇玉振金

聲游心文圃成羣羔鴈江湖知黃憲之名行地騏驎風  
雨助袁宏之筆靈山桂樹拈蕊紫而揮毫湘浦秋波望  
峯青而奏曲入對三殿龍尾先趨出宰百里魚鬚自秉  
若乃邑臨吳會地兼緊望之雄市算緡刀途是舟車之  
湊江東父老停蓋相迎魯國諸生中都待踐鳴琴戴月  
乍登單父之堂判牘飛霜不問中牟之篋先生乃乘輜  
演教擁紱宣慈拔薤種葱廣漢所爲而條告帶牛佩犢  
渤海由是以澄清野靜鳴龙俗少探丸之警門閒箛鉦  
人知投牒之羞枉矢星燿訟庭滿夫青草雙歧穗茁秀



隴遍夫黃雲聽綿竹之作歌化行禮讓觀浚明之刊石  
譽最循良州府狀聞裒然計吏之首鄉亭頌德懿哉耕  
叟之謠旣乃分竹海壖莅白傅哦詩之地驅車蜀徼經  
王陽叱馭之邦水繞江源職方明其物土天開井絡禹  
貢定其山川左繩右矩豪帥無欺神父慈母窮荒不擾  
天子方咨薛宣於馮翊召龔遂於水衡見黃讜之臨官  
識尹興之爲政書屏報績推第一人樹碣銘勲勸二千  
石而先生遂引年求退知足爲期翔逸羽於仙臯縱閒  
鱗於大壑曦光戴午亟回北陸之輪波影恬宵永息南

溟之浪某邱某水遊釣重來我春我秋松菊無恙置鄭  
公之新驛賓履交陪開孔氏之清樽朋簪翕集地形向  
背青烏研六甲之經宅相陰陽元女授五音之訣況復  
斑衣子舍西笑而躡秦雲銀燭官齋南浮而探禹穴羨  
膳華之潔白魚鳥陶情擁經櫃之縱橫丹鉛投老德配  
李太夫人珩璜協度典策揚徽箴著巾綦世家競傳其  
禮法風高澣濯女士咸奉其德音仰南國之夫人虔申  
蘋藻頌上卿之內子勤效綖紘慶衍家規瑞氣溢梁鴻  
之案惠宣庭誥歡聲扶潘令之輿信上德之無名而至

仁之必壽者矣夫以崧高維嶽生申占夢月之祥葛庇  
其根食子紀流虹之象我方伯所以聯華金玉襲粹丹  
青鵬翼載軒騏鳴自遠登瀛抱槩初攬秀於蓬山倉部  
金曹遂宣猷於穀府持瑤林之寶尺鑒重掄材綰繡埜  
之牙幢威行按部百城歌誦古牧伯之風謠六馬倭遲  
東諸侯之領袖畀左江右湖之勝

帝便養親趲橙黃橘綠之時人偕上壽長庚吐燄迴列  
宿於中階難老流醍酌神漿於上苑釀忘憂之仙酒佩  
菊凝芬鍊駐景之神丹橐萸助彩爰摛詞於綵筆用介

壽於芝顏梗概聊陳糠糲是導期他日西池宴啟二老  
同稱百歲之觴喜今朝北闕

恩濃

九重先錫五花之軸

沈太守砥亭六十壽序

沈太守砥亭先生解遵義郡印以歸杜門十有七年鄉  
之人謂先生膂力方彊壯當出事

天子以功名奮起不宜遽自退損放迹於蕘翁漁叟之  
間而先生蒔花植援翛然自得不復有軒冕意既而先

生年及六十齒完髮黑精神益固以充鄉之人又謂先生能矜式于里鄙宜躋堂稱觴有以爲先生壽而先生遂固却不受鄉之人忍其情之無以自致也將謀一言爲乘韋之導而未知所以置辭余告之曰諸君亦知夫先生之意乎古者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服官政七十而後致仕差其年以序進之歷之歲月以盡其用其時在位者類皆五六十以上耆碩魁艾之士方以宿齒見庸故其親愛而樂慕之者亦因所願望而爲之祝曰遐不眉壽蓋幸其康彊弗衰而得久于位也今先生早歲從

政濬守劇州而亟遂初服當古人強仕之年卽已遺脫  
紱冕退閒于家若南山臺萊所頌者乃在位之耆耇未  
可舉以況先生宜先生之謙抑而不許也然吾又嘗聞  
諸禮矣司徒所屬有鄉大夫鄉師者各掌其鄉政治率  
其子弟教之三德六行而以時上于王府說者謂官無  
專職以士大夫致其政者爲之蓋三代盛時老成在朝  
而其退居田野者亦皆極德行事業之選爲鄉人所尊  
禮故優之以賓師之位歲時行禮鄉校舉飲射之儀蒼  
顏華髮扶杖東嚮於是爲歌鹿鳴將承筐以致其無已

之意尊賢敬老之義鄉黨朝廷無以異也先生幼稟至  
性事親盡色養之奉褻履滌濯婉恪有加復好行其德  
煮糜以食飢給楛以郵喪梁津渡以便行旅至于館醫  
行藥施繪絮浚溝洫庶金動千百計未嘗少有倦色蓋  
自其少時志量卓越已如此比沿牒入晉佐郡平陽上  
官識其才俾督賑馬邑先生巡阡陌親闔戶口而均哺  
之所活無算河南害於水晉人有汎舟之役又檄先生  
總其成事以辦治會

上西巡先生職除道伏謁路旁拜

賜優渥其擢守遵義也晉人遮道攀送至車軼不得行  
遵義古播州地捷輅黔蜀苗徭錯居箐幽谷深奸宄叢  
匿先生以繚錠約束不事鋤剪而部內帖服履定至到  
以平爭界之訟講樹藝以勸民耕地無媒妁婚媾失時  
且有仳離以喪其耦者先生教以禮律俗爲一變府治  
書院久廢絃誦曠絕先生重葺之延師以進諸生舉于  
鄉者接踵尤矜慎庶獄讞必蔽情不以主者喜怒爲枉  
縱一待翕然競稱神明而遽爲屬吏所絿誤投劾以去  
先生返卧故廬闢其中爲芝露園日與諸名士飛觴聯



句以遣永日長吏罕見其面而遇桑梓利弊未嘗不以  
身力任也觀先生出處之際於德行事業無不卓然有  
可稱述古之所謂鄉老者庶幾近之一旦鄉人飲酒少  
長齒列酌大斗以祈黃耆固非先生莫與屬矣抑余更  
有進者

今天子壽禧覃被海寓蒙福將開千叟之宴徵召龐皓  
大賚于庭以洽歡心而彰

國慶先生年方及格宜以二千石故吏奏名

闕下與耆臣碩彥同受

褒錫視雅詩所載朝廷燕饗頌禱之文蓋益備而加隆  
焉又豈獨鄉黨故舊包羔酌醴之足爲先生壽哉鄉之  
人皆曰然遂書之以爲序

李果亭六十壽序

富貴福澤人之所同欲也然世之求富貴者相跡而未  
聞有求福澤者以其非智力所得與也百事如意曰福  
覆露子孫曰澤澤亦福也福之義蓋兼位祿名壽而有  
之故洪範列其數而世乃析福祿壽三者崇其說以爲  
有神司之而以垂象於天而曰三星者蓋妄語也然云

有神司之則已明其不可以人力求而徵諸其人以實之者曰萬石君郭令公錢尚父或曰文太師其諸古星家傳說王良之比耶抑以配三星如勾龍棄五人帝佐饗之禮耶夫天官文昌有將相司祿司命之名而又有老人之星固不假人爲之其爲配之明矣抑此四人者其生平於三者蓋兼有之也不兼不足以爲福非謂充人之欲必至於此而人所求於福之義則必如是而後無憾也於戲不其難歟而吾所見通都大邑士大夫顯者多懷韓宣子之憂其無憂者或不能成子姓其世俗

子弟或罔克壽蓋富貴可以人力求而福澤必自天致則其不能相兼亦其理宜也封奉直大夫果亭李先生少承家學讀書砥行爲文章有譽於時乃屢踏省門不得志退而教授子弟益相劘厲以昌大其緒里黨翕然推爲鉅人長德以立身敦品爲鄉祭酒者近數十年壬子之春先生六十初度長嗣廷評君方服官於

朝以余能不爲世俗之辭來請文以爲親壽余與先生知好有素間嘗詳稽生平則前之所云不能相兼者固皆兼有之焉其可謂嚮用者歟夫福澤自天致而亦必

有所因五福之數一曰攸好德德者福之主其材卽天之所因也詩曰自求多福福澤之來固非智力所得與修德者亦非有意於福而福自隨德而降適歸其所而不他之不啻若有求然者故曰自求也惟先生孝友溫恭胸無燥濕未嘗以喜怒形於色自贈公捐館舍弱弟幼妹僂然滿室先生教督劬瘁次第成立閨門雍穆有河東柳氏之風事曹太宜人怡愉色養孺慕終身庀治宗祠歲時饗薦必誠必潔置公產以贍其族推及六親藉以舉火者甚衆視躬燾後勤恁無斁故廷評君祇受

庭訓方自奮起克被

天子任使明允莅官以佐祥刑之化諸郎君亦俱矯然  
頭角倬儻俊爽所以繼先生之志事而大之者正未有  
艾老子曰既以與人己愈有有德者之效如此德修而  
福至所謂自求者也故當初度之期門庭清肅子孫上  
壽學校詩禮之氣馥郁樽罍間從而羅拜者瑤環瑜珥  
蘭桂成列賓朋滿座筐篚充盛人皆羨先生於諸福兼  
有之爲足樂而余謂福皆自求兼之而宜爲尤足樂也  
秉彝之好人情固然矣古語曰爲善最樂余爲此辭授

廷評君寄歸侑觴先生憑筵聽之其亦因人情之同樂而益有以自樂其樂也夫是爲序

祭文

浙江提督喬東齋祭文

嗚呼憶歲重光建巳之月公朝京師麟符玉節時我先子就養邸室失喜走迓話言契濶宣南置酒招邀永夕街鼓紉如觴停樂闕頽然二老明燈華髮公顧而言卅年叨竊賴

國威靈報

恩粗畢行將上章奏還印紱徒步歸來投老蓬華與子  
比鄰連甍接闔相期歲晚紙牕風雪撥棄世事往來巾  
幘將頭過酒爐中煨柑樂哉優游以遣餘日此願庶遂  
前言不沫我翁所然笑齒齷缺謂公知心平生暖熱去  
埽庭戶待公歸轍終踐息壤未衰筋骨呼樽更醕言如  
在舌天不憖遺風漚一瞥我覲閔凶星奔倉猝哀哀棘  
人麻衣苴絰苦廬綿頓公畫手札垂唁殷勤開械兩泣  
幸公彊飯感慰交集遠訃驚傳肝腸摧裂公之家世高  
閭積閭弟兄列戟人門第一公之才望溟澄挾揭翁歸



文武隨所施設初乘一障蒐討軍實河西士馬朝厲夕  
秣謀於羣帥以付戎鉞公色不動總齊紀律

帝咨虎臣溫言造膝曰汝將家其剛仡仡玉門以西萬  
里耕堡汝往留屯請不汝拂公拜稽首惟力是竭公在  
安西邵農練卒暘雨咸若倉箱填溢車師渠犁枹臥埃  
謐公移兩浙控置島渤恩威竝濟在斷能割纖波不興  
無有攘奪

帝開嘉宴徵召耆耄將以明春避公赴

闕嬰鑠是叟班行首列云胡告疾一朝奄忽大星晝隕

三軍嗚咽丹旄東迴里門執紼慟哭過車感深驚拙辱  
公知愛輩行會折再見無期四年一別痛念先友典型  
圭臬靈光遽傾孰我導掖驃騎新營松楸鬱鬱公德常  
留公名不沒我歌大招雲旗鬢鬢

張太夫人祭文

喬望我縣簪紳世承宅我同坊接雷聯薨自昔先人卓  
爲耆英里社往來申以媯盟我晚徒悲不見典型高山  
未頽幸及中丞旌節來朝我宦於京邸舍起居歡言出  
迎魁壘丈夫旣出而驚稱時偉人大斗玉衡談讌累夕

明燈晶熒我醉起辭連酌數觥相見無幾欲別怛怛使  
車徂西再面何曾素旒歸來南望沾膺先我獲解鄉歌  
鹿鳴時岷州君同擢葩經我則修敬謁於門屏入拜夫  
人鞠脰在庭副笄六珈鑠如玉聲舒鴈成行後弟前兄  
閨門肅邕進矩退繩彈指卅載逝川無停岷州赴官太  
行之陘轉刺秦川萬里孤城維光祿君孺慕蒸蒸溫幃  
清簟厥視無形能養以志踰於大烹願我夫人強固精  
明九裘方開其顏如嬰昨我南還慶觴預稱富貴壽考  
謂世無朋嗟嗟夫人何不百齡奄忽秋風疾遽弗興夫

人之德柔順艱貞在貧不渝在貴不矜夫人之福

誥錫鸞綾生也其榮沒也其靈我念遺徽於後宜徵僭  
次事行書之刻藤將付鉅筆幽宮是銘中丞是從不朽  
令名總緯在懸設饋陳牲敬敘疇昔以寫哀情神之鑒  
之彷彿雲輶

傳

湯亮孫傳 石埭少作

忠孝不兩全余不謂然忠外無孝孝外無忠不相離也  
蓋君臣父子均處五倫中二者皆出於至性非可異也

使能立朝廷持國是絕蕙蒨倨然不可回爲國純臣顯親揚名可謂非孝乎若或居家有小節立朝無大防詬詬亡恥陷身辱官可謂孝乎彼夫殉身王事不能養親甚至舉家被害父母爲戮議者每謂貽之累不知當搶攘難處之時將不忠以幸脫父母歟抑盡忠以不辱父母歟識者於此得兩全之術矣若夫前以孝稱後以忠著斯尤得潔身之義者書言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非歟余蓋嘉亮孫先生之能爲孝子也余尤嘉亮孫先生之能以孝子爲忠臣也先生姓湯氏名之京池郡之

埭人八齡母卒哀毀擗踊有過成人及葬又廬於墓當事聞之悉致褒獎後父卒亦如之既長補博士弟子員亮孫爲人弱不能勝衣恂恂言不出口然其處大事建大議不爲豪達少屈抑其器識卒不可及也邑有大事羣就亮孫亮孫出一言衆莫能易人有爭不決亮孫爲剖析各驚服退以此湯亮孫之名籍籍公卿間矣韋菴程公以兵憲駐池旣遷撫鳩茲時虛席以咨焉嘗言湯君才品望而知爲讀書人兵農錢穀諸務莫不宜之而匡君扶化尤所矚目者甲申夏耀寰張公開府皖江下

檄徵才亮孫條陳時務縷縷數千言無不切中張公深  
器之延爲幕客參謀軍事已而聞莊烈皇帝之變亮孫  
憤惋徵兵不遑靈處屢欲自殺其友持之且曰猶有冀  
而卽死非義也乃止乙酉八月于兵自龍巖入埭士兵  
咸竄時池守馬君充寰協師邑人入見馬君詢亮孫名  
欲見之以爲官亮孫乃投以書曰恭惟臺下心存救世  
志切安民衆庶瞻依咸投叩見一時子女誰非編氓但  
生祖父湯希閔外祖父陳宣俱登嘉靖乙丑進士叨荷  
明恩不爲不厚生雖不肖亦附庠一十九年一朝至此

亦何能堪敢乞虛中之炤准爲外方之民生將棄青衿  
而脫苦海披元衲以湛心燈左圖右史拂牕外之清風  
暮鼓朝鐘邀庭前之明月銜結無旣涕泣何從馬公方  
被劄臥起遽讀書朗吟再四曰各行其志聽之可也亮  
孫遂敝屣披緇遣妻孥入山浪跡雲水間攜幼子惕爲  
徒戴笠扶杖偶歸則憩息空廬一爐一盞而已人稱之  
不欣笑之亦不愠自行胸臆不少恹也或憐之謂亮孫  
君才有用何自苦亮孫乃舉先父之遺誡爲不敢忘每  
言及之輒淒然掩泣哽咽不能竟語丙戌丁亥間行踪



或在蓉城或在秋浦或在皖竟不知其所終云所著有  
孫菴全集書顛子集及諸條議皆佚亡惟史憶及偶刊  
小草行於世

外史氏曰先生之孝著矣而其忠也蓋晦殆以其不遁  
於甲申之時而遁於乙酉以後也雖然此正先生隱念  
存焉爾闖賊肆虐慘毒滔天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罰奚  
足亡明此先生所以憤惋徵兵慨然有志者也迨

本朝定鼎玉步遂移雨澤所施天下悅服而明真亡矣  
此先生所以削髮披緇遁荒不顧者也嗚呼先生一措

大耳未嘗通籍於朝尚求無罪名教彼虞山諸老獨何人乎悲哉

喬松老人傳

嶺之南有孝義獨行君子曰喬松老人饒氏居潮之大埔自其先皆力田勤生至老人獨好書嘗挾策試鎖院矣旣而棄去從其父以積著治家家輒起久之乃走京師註名吏部籍當得簿尉官復不就職以歸蓋歸後三十年慶捷始舉進士爲翰林檢討列於詞臣而老人年亦七十有四慶捷遂上書乞養捧告身還家拜其親堂

下鄉里聚觀太息言老人有隱德宜致榮顯也老人至性純孝喪盡哀祭盡禮置田以贍其族未殯者爲囊掩之先世在明時爲都正受虛租二十斛官弗爲除饒氏歲償粟至一百六十餘年其後益貧不能納老人白之邑令胡文彥以新墾稅相除害良已慶捷初教諭從化學迎老人之官憫舊制廢缺令慶捷新其廟作樂舞器躬自料檢上丁釋菜八音備舉聽者胥悅從化故陋邑至是始克具禮焉老人篤于行重然諾救災恤患若不及嘗自號篤庵子人以謂能稱其實名裕毓材則其字

云

舊史氏曰老人之葬也慶捷自爲志詞質而文余嘉其不失古義異乎無善而稱之者故論次其事以爲之傳慶捷儒雅篤實其二弟曰慶暉慶翔慶榮長子曰芬皆有才能世其家語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由老人觀之饒氏之興蓋未艾矣

陶然黃君家傳

黃君名煜又名熙字郁文晚自號曰陶然上海縣東高行里有篤行君子黃古存者君之父也君少卽穎悟異

常兒稍長喜讀書入里塾以塾中書爲不足觀則益購古書讀之久之積書多乃釐其善本別撰目錄而自序之暇則學擊劍從俠少年飲酒爲小詩以自陶寫蓋君負異才意氣踔厲欲有以自見而試有司輒不中格罷則從其父行賈吳中間從吳老宿論文章源流升降得失抵掌徹日夜無倦或棹小舟出登靈巖天平支硎鄧尉諸山下瞰太湖窮七十二峯之勝灑然有以自得君體羸善病病數瘥最後恙不已恐憂其父不自言遂劇歸而卒年二十有九知君者莫不哀之君有賢婦曰曹

孺人其父泰故里中老儒諸女皆令讀書能爲詩而孺人尤淑慧旣歸君時時相酬和爲樂生二息男而君歿未幾次息在玉亦殤獨長息原泉在孺人乃躬自教督原泉原泉抱書自塾返輒挑誦日所課脫口如流水則喜或賜以果餌否則涕泣加夏楚每見若嚴師原泉長感槩自力爲諸生有名孺人年三十有五以卒君所著曰陶然詩集二卷金閫雜詠一卷孺人所著曰視夜樓存稿三卷今皆藏于家

贊曰原泉狀其父母之辭云爾君從兄烈好學通五經

於詩春秋皆有論說君父古存翁嘗使烈攜君遊紫陽  
書院相切磋最久蓋將卓然有所成就而不幸短折死  
此君所以不能無遺恨也余旣重哀君志而望原泉有  
以慰君地下故次其語以傳而歸之

喬母張夫人家傳

夫人姓張氏內閣中書諱永銓之曾孫女府學生諱樹  
信之女而巡撫湖南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喬  
公諱光烈之配也中書公有學行以古文辭名於康熙  
間故張氏世以儒顯夫人幼卽習聞毛詩列女傳通其

大義長而端重婉孌祖母丁疾久不平夫人周旋牀簀無倦事繼母陸先意承志尤得其懽心中丞素善文學公會前夫人徐氏卒知夫人賢請爲繼室焉喬氏自元鳴臚卿諱彥衡始居上海以文武忠孝世其家中丞公祖考贈振威大夫諱恩善廢著雄於貲傳其考贈通奉大夫諱起鳳父子皆好行其德廣金錢亡算產坐是耗中丞公少爲諸生自負瓌偉喜從故人飲酒或跳身出遊經時始還闊略不問生產以故家益貧夫人躬操作以資給之其勞瘁多人所難堪而夫人處之宴如嘗值



歲除厨炊蕭然夫人僅一簪脫以質錢錢少不能具饌  
乃易米作糜而以其餘市瓶酒夫人念中丞之未食也  
糜成漉其糝以俟中丞飲徑醉酒渴索糜糜凍揮之傾  
夫人衣淋漓滿襟袖夫人徐拭之而易糜以進終不自  
言中丞亦不復省也比夫人貴每慨然語諸孫女婦吾  
爲窮秀才婦辛劬如此今於若輩誠厚矣故終夫人身  
未嘗一日御服炫麗迨老猶日率婢媪治木棉宵分不  
自休其恭儉勤禮蓋天性然也中丞公自舉進士釋褐  
知寶雞縣累以材望進擢爲守於同州爲按察副使於

河東夫人皆從之官常從容告中丞公曰吾婦人安知外事顧君蒙

恩至吏二千石官尊祿厚視當日措大何如願無忘酸齏糲飯時耳中丞公所至布衣淡食不名一錢清聲至今在人口由夫人能節嗇治內以助成其廉也久之夫人率兒女還家而中丞公遂持節黔楚盡瘁以卒夫人迎喪歸葬大起墳祠纖悉咸中禮度夫人二子鍾沂鍾吳而側室王生子鍾霍夫人視之如一皆教督以至有成鍾吳第進士謁選得畿縣令而鍾沂方以光祿典簿

注吏部籍不赴調獨留侍夫人鍾吳勤於官以最狀應  
條擢岷州知州引對

殿廷大學士阿公顧僚屬曰此直隸第一廉吏也夫人  
以謂能似中丞公聞而心善之然鍾吳久宦歲以祿入  
爲中丞納官銀用不給積負多鍾沂數爲稱貸以償故  
鍾吳得以行其意鍾霍爲西城兵馬司副指揮母子相  
繼沒夫人命鍾沂厚爲葬具撫寡媳恩紀有加夫人幼  
女適黃氏殉夫死有

旨旌其節海上言母教者必以喬氏爲稱首焉夫人喜

施與調乏振絕常命鍾沂盡其力行之最後出藏金五百倡老人社癘疾者皆有所歸御臧獲慰媮未嘗以色穉僮幼婢兒女子畜之不啻也夫人既以中丞貴得

封每念無以爲親榮常戚戚不樂旣而鍾吳爲遷安令恭遇

慶典推恩乃請於夫人以已階官

馳贈外祖父母夫人喜慰且悲涕丸瀾不能止其仁孝多此類夫人素強無疾已患利浸劇竟不起鍾吳先已陳牒乞養候代未得行而夫人所愛冢孫冠賢亦以州

同從事南河方攝宿遷丞不在側疾既革猶拳拳念之  
不置云卒之日爲乾隆五十年八月丁酉春秋八十有

一

贊曰中丞公奮自寒素用儒術汔致於用歷秉旄節夫  
人佐之有儆戒相成之風其列爲名臣聲施後世有以  
也蕭渥之澤流於子孫岷州君以循吏發聞而光祿君  
之賢士大夫無識與不識皆能道之亦足以知其母教  
矣余與岷州君同舉於鄉而從叔爲夫人壻內外姻多  
有連熟知夫人行事故論次其語著之於家傳

墓誌銘

榮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朱公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八年四月吏部疏請考察行省官

皇帝若曰巡撫廣西兵部侍郎椿宿齒舊臣朕憫煩以封疆之事其以右侍郎還部公奉

詔裝未行五月

上復擢公都察院左都御史趣行還朝入見

乾清宮

天子進勞公且告以將宴千叟於庭遲公來以預其列

公頓首稱謝會九卿入啟事公夙興得寒疾不能朝  
上傳旨慰問令安意親醫藥久之疾少間強起朝明年  
正月既而赴良鄉送

駕還疾遂大作二月戊寅薨于宣武門私第春秋七十  
有五其年喪歸自京師又明年十二月某日葬公南滙  
縣長人鄉沈莊之南原於是孤子煥泣而請文墓隧之  
石錫熊室於朱故少而識公自比歲朝京師公數就邸  
舍與語意款款不自休稔知公爲鉅人長德於其銘不  
敢以辭按狀公諱椿字大年號性齋朱氏之先自浙江

遷上海再遷南滙之沈莊明季有山西布政司參議諱  
正色者以進士起家有聞於時是爲公五世祖高祖太  
學生諱之驥曾祖縣學生諱竦祖鳳翔府知府諱琦始  
自沈莊徙郡西郭外故今著籍爲婁縣人父貢生諱毓  
泓才而蚤世母陳夫人繼卒僅遺公一子鳳翔公致政  
歸見公僂然懷抱間哀其孤露訓鞠甚備而公亦能勤  
身發聞恭儉自尅以庀其家而施之于官所至不爲赫  
赫名比去輒思慕之至于今不衰惟

天子亦以任公晚不及究其用爲可惜也公弱冠以通



判効力江南海塘工成敘勞第一授湖北荊州府同知  
大府檄公入黔採木部送入京擢浙江金華府知府進  
浙江按察司副使分巡溫處道以祖母陳太夫人憂歸  
服除補福建興泉永道挂吏議鑄級尋復原官爲驛鹽  
道于湖北者七年以薦當入

覲未至擢廣西按察使再遷雲南布政使甫一歲復還  
治廣西

上滋欲嚮用公乾隆四十六年遂以兵部侍郎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卽其省爲巡撫公精吏事性敏而好勤所

爬梳理析皆中支節而不肯爲錙銖鏤刻以矯激取譽  
故興除利害甚衆竝長久可施用待屬吏和易而遇事  
可否一以意未嘗少有假借至其視百姓拊摩教誡若  
已子弟則人人莫不以爲可親在貴州伐木萬山中蹈  
蛇虺虎豹之居叢箐灌莽人跡所不至從吏皆失色避  
去公徑往不懼事卒以集其在金華溫處兩遇

天子行幸浙江公先驅除道部夫水陸數萬明約束戒  
期會竟事無謹隄失次者

上以是知其能黃州水溢爲苗公攝其道印請粟以賑

親巡而戶賦之吏不能侵民以胥飽其在粵西最久務  
與民休息鋤其奸莠而右助其善良者不事條教繁瑣  
諄諄以至誠化誨自秉臬逮建節其爲治皆然數年之  
間獄訟稀簡年穀時熟粵人頌其功莫名其用也公行  
內修幼育於祖母事之曲盡其歡旣歿毀至骨立嘗假  
歸省祖父墓攀樹長號哀動左右平生寬厚長者與人  
交煦煦然下之未嘗以貴故稍替間作制舉義及歌詩  
皆可觀通習國書旁及鳥占風角之術亦能得其祕奧  
惟公以孤童奮起卒致通顯出事

天子四十餘年純衷不欺終始若一用克上膺

知遇

恩寵稠渥所以照臨其家而大莩于其子孫嗚呼可謂  
盛矣公娶夫人許氏繼室夫人陳氏皆先公卒今祔以  
葬子二人長卽煥中書科中書次照尙幼女六人適舉  
人王憲曾布政司經歷王翰婁縣學生趙日熾吏部筆  
帖式嵩山太學生海常王芾其銘曰

有焯烈光興自鳳翔孰亢而宗克顯以融公德不回允  
惠且哲起二千石終秉旌節公敷其政不競不綵不棘

不徐輿人之謳

天子命公鎮撫南服清靜寧一南人載福袞衣來歸鶴  
立長身百僚聳觀黃髮是詢祝噫在廷公不少待

帝念國叟省章感唱甘棠蔽芾桂管餘思民功曰庸永  
世有辭雙桓我我新宮墨食我銘斯藏視後不泐

通議大夫妙正真人龍虎山上清宮四品提點婁

公墓誌銘

國家敦龐醇厚之澤涵濡優游衍溢乎方外率又厥職  
而黃老氏之徒亦咸能守其清淨自然之理以仰承

聖治時則有若妙正真人朗齋婁君以道行純篤事我  
世宗憲皇帝暨

今上皇帝五十餘年存誠葆真恪事匪懈用克膺

兩朝非常之恩昭融顯奕丕振厥業當世士大夫識君  
者相與慶君遭際之隆而知所以致此者之良非偶然  
也君諱近垣號朗齋三臣則

上所賜字也先世居江南松江府婁縣之楓涇鎮君少  
讀書慕道家久視長生之說入仁濟道院拜院主楊君  
純一爲師警悟異其儕習道德五千言旁汜濫于經史

百家無不通曉楊君卒往游龍虎山事三華院道士周君大經周君精修煉術弟子嘗數百人以精敏奇君夜與諸弟子坐視君頂上獨有光熊熊然謂有根器可付受乃教以五雷正法及祈禳符篆丹經玉訣之要久之盡得其術會他弟子或慕君乃跳身放浪江湖間名大起俄周君疾革馳書召君比返而周君卒遂嗣其職爲上清宮提點故事上清宮法官以三歲一番直京師雍正五年君當行從五十五代正一真人張錫麟入朝錫麟道卒杭州屬君調護家事君經紀其喪哀瘁盡力旣

居京師三年會

世宗憲皇帝聞君名有

詔召君入宮禮斗君登壇作法靈應響答又奏符水輒  
有效

上嘉君誠悃授上清宮四品提點欽安殿住持命禮部  
鑄印賜之又推君源所自出

勅重修龍虎山諸宮觀以克顯其教君感

上恩遇更自飭勵侍

上前講論參叩宗乘多見超詣



上益咨賞十一年

詔封妙正真人西安門內大光明殿乃明世宗所建

上命將作葺治令君居之爲第一代住持

今上踐祚

覃恩封祖父皆三品又兼領道錄司主東嶽廟前後

賜予優縵不可殫述而君亦自以術高有所禱禳厭効

往往著奇驗邕郡王疾君以一朱書符飲之立愈王布

席禮君爲師乾隆元年禱旱立雨八年旱暵尤甚君奉

命禱黑龍潭赤日當午升壇禹步畢忽有風從震來轟

雷一聲挾其壇入半空中澍雨匝野都人大悅其他靈  
祕多此類君雅尙沖靜大耋而有少壯容當年七十八  
十時

上再親書榜以賜曰養素延齡曰仙階耆品君奉

御書堂中蒔花植援日與諸弟子論道翛然有遺世志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移居城北之妙緣觀卽辟穀不復  
食至四月二日端坐而化年八十九事

聞

天子賜白金百兩以治喪君天性和易推誠交人人亦

樂暱就之御僮僕皆有恩紀平時所得

上賜金悉以崇像設鏤經典未嘗自名一錢龍虎山志  
自元元明善後久廢不修舊聞益以放失君搜考故事  
手自訂輯爲十六卷明簡有法可傳于後間自爲歌詩  
瀟灑離俗得看雲峴泉之遺蓋君之清微篤摯有合于  
老氏慈儉之旨故能以其教自致通顯爲道門第一  
世宗憲皇帝下詔褒美有効忠闡法之獎而  
今皇帝亦以養素稱君後世敬謚  
綸言因以推君之生平卓然不負

知遇如此嗚呼其可紀也已君既卒之六月其徒孫掌  
道錄司事陳資炎等將奉君柩歸葬于龍虎山之某原  
從遺志也介通政司副使陳君孝泳來乞銘子既素識  
君不獲辭乃敘而銘之曰

天與游道無名吸沆瀣驅風霆升閭闔翔紫扃馭灑氣  
凝眞形朝

帝所翊昇平蛻而化返玉京謝泥滓乘飈靈洞原高沂  
溪清闕福地依祖庭翩其徠導霞旌卜幽宅固且寧後  
千年視斯銘

節孝汪母王孺人墓誌銘

乾隆三十三年秋余奉

命典浙江試得蕭山汪生輝祖卷奇其文榜發省之賢大夫及有道之士皆稱輝祖行端謹且道其母孺人之賢既來謁則再拜奉其繼母王生母徐兩孺人

欽旌雙節錄以乞言述兩孺人齊心植節所以教輝祖俾成立者甚備因泣然流涕傷徐孺人之不及見而猶幸王孺人之在堂也厥後公車三上不得志竝以念母亟歸今年始成進士而王孺人訃至輝祖則又衰經踵

余寓廬稽顙哀泣奉孺人行述請爲銘幽之文余旣稔孺人賢且愍輝祖欲嚴其親之意乃按狀而序之曰王氏族望會稽縣學生名雍文者孺人父也故河南衛輝府淇縣尉汪君楷者孺人夫也孺人幼莊淑年二十三歸縣尉君爲繼室時副室徐孺人生輝祖才六齡孺人攜之官署育閔逾腹出君舅喜歎嘗以手摩輝祖頂謂不意兒福命能得是賢母也前室方孺人遺二女俱未笄及孺人生二女撫愛無間比長且嫁均平若一孺人年二十八縣尉君歿與徐孺人上事老姑下鞠幼子歸

縣尉君之喪于粵東爲營窀穸方是時索遺逋構族釁者環視交訐兩孺人濟之以和鎮之以靜殫力摺拄卒以無患輝祖夜篝鐙讀書稍怠徐孺人卽以夏楚進孺人執而臨之輝祖感且泣孺人泣徐孺人亦泣而罷其嚴如此嗣輝祖以諸生習法令佐幕孺人則述縣尉君治獄事誠以人命至重卽一笞一撻不可忽語甚切至輝祖奉教惟謹卒有聞于時及輝祖爲兩孺人請

旌建坊時徐孺人已前逝孺人悲之且聞族婦有未旌者感見容色輝祖於是采三百年來志槩及所見聞同

族未旌節婦二十三人上其狀于縣府表其閭祠主節  
孝祠成孺人志也先是縣尉君同產弟惑於讒棄孤姪  
離母氏他徙既而窮蹙來歸孺人賙卹有加洎病且死  
喪葬如禮嗚呼非所謂女而有士君子之行者哉孺人  
享年六十有三生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卒  
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子一人卽輝祖孫四人以是  
年十一月十二日祔葬于縣尉君山陰清和里秀山之  
阡銘曰

賢哉二母其志同貞是妻道箴則從冰霜風雪松柏桐



表以雙闕昭管彤子成進士母事終九京下報時乃功  
佳城鬱鬱湘湖東勒詞元石垂無窮

文林郎婺源縣儒學教諭王公墓誌銘

郡縣有學始于宋而學無常官其爲之者皆一時人師  
有名聲明始定著以員數員益多而選亦益輕迨其後  
吏部以舉人貢生注闕久次廼得率癡老不任事不稱  
朝廷所以厲學興材之意

今天子憫其然詔舉人集禮部者以時遣大臣差擇而  
補其乙等爲教諭訓導官士不滯于令格感槩自奮什

九稱職而能破拘紕俗毅然獨行其意若婁縣王公非  
尤古所謂立于師道者歟公初爲學正于無爲州年才  
踰壯卽侃侃爲諸生陳說經義如耆師宿儒諸生翕然  
服從樸俗以變改國子典簿去旣而復爲教諭于婺源  
其教益嚴而加勤江先生永以經術教授鄉里於諸經  
皆有所考證發明旣歿而學者爭傳術之公上記部使  
者祀之徽國文公祠士用勸勵

先聖廟圯剝庠俸金繕完之上丁釋菜案禮圖以供其  
籩豆之實訖事誠恪無有違怠待諸生若家人子貧而

通者代之償同僚死經紀以歸其轉在官九年它郡縣  
多取爲法會遭

孝聖憲皇后喪朝夕臨縣庭得寒疾弱于行投牒遽歸  
諸生皆涕泣以送蓋前後爲校官者未有如公能得士  
也公之考參政公當雍正間以文章經濟名天下公生  
而育于祖母之兄鳳翔守朱公琦逮參政公歿而始還  
其家讀書務窮根柢晝夜研習至繫礫于髮以警其倦  
久之學成其于古今事理得失之故無所不貫弗其著  
之于文汪洋演迤莫測其津涘中歲入京師鉅公長者

其次子曰太學生朝坤其女子子二人其壻曰姚國翰  
胡汝棟其孫男曾孫男各二人其繼事累行韻之文以  
昭諸幽者姻家子陸錫熊也銘曰

顯允朱公仁心爲質在邗而孤教以母率色孺奏毳惟  
力所竭母綏厥勤頤眉邁載克慎於終視含成塋同產  
四人季在叔沒伯亦無祿藐諸僮姪穀我庭誥公鞠而  
挈安謀以居壯授以室猶子我子會庖同湑枿財則均  
無女羸緦合食于祖祔嘗虔揭營宮先廟式禮靡越急  
病解懸若瘡在骨我囊旣傾告口未闕天災洊臻伯強

肆孽仍歲饑疫民乃攘竊公飽以饘積困大發握粟來  
歸里有黔突爲樁數千掩此溝瘠非公孰生槁潤羸活  
有嚴廟學修治廢缺閣曰尊經亭曰敬一公鳩其材斥  
費千溢不弛于旁工鉅用訖堂有普濟起癘甦疾度基  
思樹以廣仁術歲之不易斯願未畢儲錙埃時後者我  
述古也有志睦婣任郵俗墮而宛驚競涼缺疇薰以醇  
公表之臬陰功不尸退然愴謚邦侯式廬元纁祇謁飲  
酒鄉校扶迎賓轄升歌鹿鳴吹笙鼓瑟嗟邦之人旌稚  
填咽視我朱公毋作回適公神不衰其齡九表飾巾示

期里春夜輟公子登朝有朱其紱新宮筮從壤厚水潔  
納石而塋文以象實陵谷可移茲銘不滅

贈奉直大夫太學生古存黃公墓誌銘

吳淞江逕上海縣東自南踰口北折入於海江之東岸  
有鎮曰高家行鉅室黃氏者居之余姑家邊海少時數  
往來識姑之壻黃焜嘗一再謁其廬焜父古存翁尙無  
恙兄弟出肅客意歡然甚親也比余官京師二十餘年  
歸則翁歿久且已葬而其家貲日益高翁諸孫皆治經  
入縣學爲弟子員彬彬有文矣余竊歎其子孫之賢而

因以知翁之所以貽其後者爲不可及也翁六歲而孤讀書財記名數卽罷去勤生以養母九歲入村收租爲吠犬所迫墮冰池寒凍幾死稍長仲兄行賈蘇州翁佐之廢居其贏輒過當而身折節爲儉惡衣菲食未嘗自名一錢然於施予緩急無所忤嘗爲構數千以掩道骼出困粟賑饑陰行善事亡算母喪歲祔議殺禮翁曰喪費自盡豈可以豐凶爲解卒厚其禮傷祖父母不逮養祭日齋居流涕以爲常兄弟五人白首無間言撫愛其子如已子遺子煜偕從子烈就學紫陽書院旣廩脩脯

如一蓋翁性醇謹善修飭能爲人所難而恥以其名自表襮故雖家人亦莫能盡詳也然翁識度實過人遠甚嘗語子弟治生當以奇勝貪三廉五規大要而已至其曲折纖細逐時進退守故者敗女輩知此意爲文章變化不難矣翁之言類知道者獨惜其早廢學而混迹闈闈以老然世口習詩書之言身背去之者衆矣翁卓卓士君子行乃如此則又安得訾翁爲不學哉翁諱恆松字觀冬太學生長子炳授官布政司理問得以所加級贈翁爲奉直大夫世居嘉定縣八都有景暘者徙居界



濱築堤捍海至今稱其地爲黃家灣高祖思雖始徙高  
家行祖令聞父雪谷僮多才翁爲雪谷第四子初娶  
曹宜人賢淑有令譽早卒繼娶俞宜人事姑孝姑亡哀  
毀盡禮撫教諸子慈嚴備至夙夜勞瘁以興其家後翁  
十四年卒子四人炳煜焜炘女四人適殷汲曹雲鵬曹  
鏡蔡元城孫男十三人孫女七人翁以乾隆二十六年  
九月九日年六十六卒葬於二十二保十四番某字圩  
實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某日兩宜人並祔而墓石未  
有銘炳兄弟以屬余余不得辭銘曰

罹屯劬兮卯入窳也捐墳册兮效倪宛也格蒸父兮天  
授稟也禮自將兮屹闌居也蹈彝經兮行靡憾也大瀛  
東環封幽坎也子塗塋茨孫抱槩也埃後之昌理可諭  
也吾爲斯銘義不忝也

贈淑人亡室朱淑人墓誌銘

吾妻朱淑人旣沒之十年始克遷其柩於上海縣西南  
鳳皇橋之原以從先夫人之葬而爲文掩諸竈曰嗚呼  
我其忍誌我淑人哉淑人年二十有四而吾爲贅婿於  
朱氏後四年而吾以奏賦

寶奎堂集  
行在得官中書舍人淑人實從吾如京師又十有三年  
以免乳疾作卒於白紙坊邸舍卒後三日而吾遂蒙  
恩自翰林侍讀擢爲右春坊右庶子累荷

褒除列於九卿淑人乃不及待而遽以死也淑人八歲  
而孤母陸孺人惟一女奇愛若男子子不令習酒漿醜  
餌之事自吾官中書以選直軍機襍被入宿

禁省或經旬不歸沐歲時扈

蹕行幸及奉使四方久者至八九月近亦二三月乃復  
淑人主辦邸中事顧條理井井甚具性卞急家人小過